



史學要義第三卷目錄

資治通鑑序

宋神宗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司馬光

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司馬光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黃庭堅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

十四西涯論歷代通鑑纂要

謝鐸

鑑綱目序例

朱熹

通鑑綱目考異序

汪克寬

通鑑綱目考證序

徐昭文

資治通鑑綱目集覽序例

王幼學

資治通鑑綱目集覽正誤序

陳濟

資治通鑑綱目書法序

揭傒斯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尹起莘

資治通鑑綱目書法後序

賀善

資治通鑑綱目後序

李方子

通鑑綱目附釋序

宋濂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右

綱目之誤

周密

皇明憲宗純皇帝御製資治通鑑綱目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張元禎

皇明憲宗純皇帝御製續資治通鑑綱目序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表

商輅

劉知幾史通

晁公武

劉知幾傳

宋祁

讀史通

張唐英

入叙

蘇轍

論

朱熹

真治通鑑外紀後

何喬新

皇王大紀

劉恕

進續資治通鑑長編

胡宏

通鑑續編序

李燾

論通鑑續編

張紳

通鑑紀事本末叙

楊士

跋通鑑紀事本末

楊萬

大事記解題通釋

朱熹

大事記後記

陳氏

大事記續編

王禕

跋大事記續編

俞恂

通鑑前編序

潘璋

世史正綱序

何喬新

左編序

金履祥

與姜羽儀辨續編宋史

丘濬

補集通鑑稽古錄

唐順之

綱目論正統

陳桎

朱熹

朱熹

皇甫湜 歐陽修 蘇軾 楊維禎  
徐一夔 方孝孺 楊慎 皇以下有目無文

楊慎

黃震



之才矣若稽古英考留神載籍萬幾之暇未嘗廢卷  
嘗命龍圖閣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閣繙閱給  
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謂周道衰王室微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秦楚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為  
辭以服天下自威烈王陪臣執命韓魏趙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  
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其所以載明君良臣切  
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徵之原  
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効良將之方畧循吏之教條斷之以  
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  
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於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

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美荀卿有言  
觀聖人之迹則於其槩然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和  
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於荒墮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  
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資治通鑑以  
著朕之志焉耳

###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臣光言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  
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  
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

之不徧况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  
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  
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  
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知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  
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  
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  
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書筆墨緇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  
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遽棄群臣陛下  
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  
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

豈敢有遺會差知未與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  
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  
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佗事得以研  
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  
盈積浩如煙海抉摭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  
三百六十三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  
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  
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  
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中謝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  
年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夢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

多無灰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  
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昏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  
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  
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  
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  
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司馬光

臣光言伏蒙聖恩令臣讀所脩資治通鑑仍面賜御製御書序一  
篇者臣性識駑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齡粗涉群史常歆艾去蕪雜  
發揮精雋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盛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

懷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微言俾摭舊文遂  
伸微志尚方紙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未遑  
汗簡已泣遺弓陛下祗服駿命丕顯前烈臣以屬豪有緒不可不  
成受詔所為不敢不上銓次無法牴牾實多仰汚覽觀伏須罪戾  
豈謂皇帝陛下赦其狂簡賞其專勤思所以旌異於他書焜耀於  
群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經史之末迨此清  
閒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帙發言為典肆筆成書炳蔚  
互變如虎豹之明灑靈無涯逾商周之盛況復褒貶是非古人有  
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下賜指陳渙然冰釋至於  
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臣實何人克



堪此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授正觀而為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  
微臣之幸中謝竊以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時播美千載  
未有親屈帝文特紆宸翰曲蒙獎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櫟小才固  
非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殆無容措遂使  
螢燐末照依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地而不朽臣不任懇款  
之至

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  
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  
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

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  
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  
則為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  
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  
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  
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  
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  
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為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  
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  
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

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辨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為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已於言

者則智伯才德之論繁縷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攻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

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  
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甚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  
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  
閱舊史旁採小說扶擿幽隱會粹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  
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  
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  
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脩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  
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  
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  
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

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  
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  
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常昭注  
范史漢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  
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  
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  
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  
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為檢閱官是其  
得溫公辟呬之教詔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  
陵釋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

君卒盡瘁家

蟲文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

進士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為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叙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躋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為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迄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

悉疏其所以然此釋文之外謬悉反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

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辨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踈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歎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人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嗜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書於梅磧獲居

乞令校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元祐元

司馬光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知人主不可以不觀  
史善者可以為法不善者可以為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  
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  
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室訓論語記孔子之書  
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為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  
王之事臣愚以為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  
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  
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為圖  
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重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

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  
受詔脩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  
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  
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  
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欵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更恐日近不  
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  
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劄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  
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  
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以書進讀  
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資稽古

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黃庭堅

臣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幾將察知民物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冊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以皇帝陛下富有春秋弭寧方夏念終始與於學於緝熙單厥心延登老成親近勸講發論語章句探經藝之同歸誦室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本有如是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其興亡在知人其成敗在立政或當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智或有惻隱之意而無以昭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太漫鑿觀之主力不暇用矣夷略在体要由三晉

開國迄于顯德之末治臣既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為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於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未對越神人可用龜鏡悉從論纂皆有依憑總而成書為稽古錄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奏篇茲冒昧以上陳助聰明之遠覽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定九鼎以守天下之公器乘六龍以御古今之正權思齊之功啓佑聖學過物之濟蕪及宗祧至於法弊於涼而改為官非其人而變置御戎之策上下措國之弊安危據舊以鑒新去彼而取與陶成萬化東在兩宮七廟垂無疆之休微臣與不朽之業干冒宸扆臣無任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

臣某等恭承先帝勅旨纂脩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謹奉表上  
言伏以世有古今史冊鑒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  
事或因循以為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道切規箴寧辭寸  
晷之多圖效萬分之一洪惟孝宗敬皇帝德運堯文聖躋湯啟求  
多聞於古訓發渙命於群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  
帝王之世未稔成編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寔繁四庫之  
藏旰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  
期朱墨更數人之手攀龍髯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是慙無  
功可錄伏遇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  
軼啓賢之繼道實錄方脩于金匱餘功載續於汗青非徒撮要以

刪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  
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畧致商評間陳一得之  
愚代為講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敝力於難知務期開卷而  
有益肇呈首帙進讀經帙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承神授  
或續奉宸音心微河嶽之消塵識陋海天之豢管治鑑開英皇館  
局而成於神宗之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庸  
劣詎免稽遲幸惟徃責之粗償敢詫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  
益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為賞  
刑黜陟之規主善為師豈謂借才于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  
後昆謹以所脩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卷共六十

冊隨表上進

與李西涯論歷代通鑑纂要書

謝鐸

夫法古求治固聖主望道未見之盛心稽古陳謨亦人臣納約自  
牖之素志而諸老先生乃以編纂之任分委某等以又古者大臣  
以人事君之義某雖駑下敢不黽勉從事竊嘗聞之朱子之言曰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與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  
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蓋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於事  
之大者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  
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故左氏之於春秋既依  
經作傳而又別為國語以記其事亦以類也某愚竊謂今之纂要

合無先為編年略如春秋左傳之例而又每事別記以彷彿書與  
國語之例庶幾統緒可正事體不遺蓋統緒莫大於創業守成而  
事體莫要於知人立政一覽之餘誠知歷代創業之艱難與夫守  
成之不易凡其統緒所在孰為正而可法孰為不正而可戒某君  
以用某人行某政而治某君以用某人行某政而亂邪正治亂之  
間惕若覆車之在前儼乎高山之可仰則所謂宏綱要義足為監  
戒可以裨益宸聰恢弘治化者端在是矣若乃編年之書蓋必以  
皇極經世為例而統之分合則又不能不取例於綱目也蓋綱目  
於吕后新莽之年皆冠以甲子而分書之當其時天下之統未嘗  
不合於一特賊后篡臣不可比於正統故不得而不分書之耳賊



后篡臣既不可為統而夷狄如元獨可以為統乎以綱目之所未  
書正今日之所當正也昔人嘗推亡秦以為閏位以其強暴并吞  
非若漢唐宋諸君之猶有志於救民者也秦既不得為統之正而  
司馬晉楊隋之篡竊弒逆亦新莽之流亞耳又可以上階諸君而  
例以正統予之哉此雖綱目之所已書而義理無窮叅之後賢之  
論恐亦未必無可議也又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蓋以洪荒世遠不  
可考信而伏羲神農皇帝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功澤流萬世凡  
有血氣者所不可忘故於易繫下傳又推言之是皆聖經之所紀  
載孔子之所嘗言者也孔子萬代帝王師孔子不可言誰復敢言  
之哉苟於孔子所不言而復言之以是而求治以是而陳謨亦多

見其惑矣某愚以為今日之纂要款自三皇五帝始合亦斷自伏  
羲炎黃庶幾上不失易書之旨而近亦經世稽古錄之遺意也

資治通鑑綱目序例

朱熹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  
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  
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  
復因公遺藁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  
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  
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  
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

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畧議論  
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  
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  
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  
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  
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  
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  
辰夏四月甲子書

資治通鑑綱目考異序

汪克寬

或問春秋凡例子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柰何非夫子之所為

也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尚不能措一辭而三傳各立  
凡例後之言春秋者又各立例殆將數十百家言人人殊學者將  
安取衷哉朱子筆削資治通鑑為綱目褒貶去取一準春秋書法  
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  
紀即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叙始終書廢弒廢徙以討亂  
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  
澤制詔以著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  
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偽書人事以  
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片言隻字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積黍  
分芒忽靡忒故手筆凡例一卷備列所以筆削之法學者據此以

求綱目之旨不須更設註脚而史外傳心之要典瞭然在目如眎諸掌與傳者之自立例以言春秋蓋不霄壤超矣然魯齋王公刊之金華敬所文君刊之宣城而傳之未廣也至元丁丑友人倪仲弘偶得於其友朱平仲遂以示余余喜其有益於後學欲鈔棗俾遠其傳海寧任用和以其子從余遊聞而樂之迺刻諸家塾余因考其同異以附於後并識其所從來之顛末於卷首云

克寬謹按前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書法一字不苟然學者抄錄書肆傳刊久而漏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為之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口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

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魯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皆抄錄傳刊之失也况尹氏所記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堅弒介公闡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僭躡謹撫刊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錄如左以俟有識者考焉

### 資治通鑑綱目考證序

徐昭文

資治通鑑綱目子朱子所脩之書也朱子祖春秋而修是書所以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昭文竊嘗讀綱目而考凡例據凡例以

證綱目今諸刊本所書之綱與所定凡例或多不合至如承統之帝或稱為主嗣君之號或加於前此皆有關於君臣父子之教義理得失之大者也又若正統曰帝而有誤書主者無統曰主而有誤書帝者太子即位書名而或不書王公繼世書嗣而或書立漢初因秦正朔而或誤書夏時賢臣卒書官爵而或誤加謚號封爵除拜或不加貴屬或不加宦者無以著其與政之禍弒君弒后或誤書殺或不書進毒無以正其罪惡之實若臨視如幸征討攻擊誅斬弒殺殂薨卒死凡此之類相因互誤者不能悉舉初朱子之修是書也凡例既定晚年付門人訥齋趙氏接續成之今所存語錄多而命之辭手書告戒至甚諄切其曰綱目謹嚴而無脫落日

欲詳備而不煩冗豈訥齋屬筆之際尚欠詳謹故有脫誤失朱子之本意初學受讀者不能無疑也果齋李氏曰朱子蓋欲稍加更定而未暇焉勉齋黃氏亦曰綱目近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為恨牧菴姚氏序國統離合表僅得三誤其一則建安末年誤書延康今刊本已正之矣新安汪氏考異多所究明惜其未精也昭文僭不自揆輒本大賢之立言撫諸儒之同異反覆訂定補漏正誤註於各提要之下間亦竊附己意以明君臣父子之教夫婦適庶之別正統無統之名內夏外夷之分外戚養子之禍女寵宦寺之權雖一得愚見庶或有以推廣述作之本義名曰資治通鑑綱目考證以俟君子正焉至正己亥中秋序

資治通鑑綱目集覽序例

王幼學

余嘗自恨賦性魯鈍學不迨人歷代陳迹懵懵無知用是伏讀文公通鑑綱目志在涉獵冀可粗通奈其中有假字古文有援引幽邃或句讀疑難讀而值之訓詁弗明理辭彌蹙未免澄疑繹味鄭重覃思甚至移日通宵竟不會其指要迺重尋古史申請老師雖舉南榮之宿滯冰釋於一旦復苦華子之忘病尤劇於中年以故不揆筦錐妄擬闕指煩瑣間之筆札勤窻下之編抄紬繆經傳群書采刺儒先曩說事必窮其波源而隨加演註字必究其巢穴而即便翻音凡載綱目文辭靡不銳心覈實至如山河形勝動植飛潛南北方言荒裔殊俗亦無放失悉用旁搜舊書之解者見有不

同說或相戾茲皆兼錄務廣異聞其有所引根據未詳盡而  
不肯鑿空決臆寧如夏五郭公句讀若涉疑昧則必剖判義例  
註曰句絕或備錄一句全文而註曰為句庶爾後讀之脫復迷忘  
賴有此編矣猶患屬輯無倫漫然難檢遂本綱目篇章揭以帝王  
載紀雖然按綱目義例以得統之國大字特書無統之國兩行分  
註且無統之作動輒二三多至十數若皆小字分註似覺要領支  
離今從變例以閏秦呂后新莽劉玄南朝五季不得統者與晚周  
漢晉隋唐正統之國一體特書如七雄西楚曹魏孫吳北朝諸國  
及諸竊號僭名俱不枚標題列大槩款端緒同歸便於披閱而已  
非敢別為義例而故相牴牾也編始於大德己亥迄于延祐戊午

積二十年七月易烹而編甫成以其蒼叢最叢頗可省覽因題之曰通鑑綱目集覽既成六年三復讐言正每一過目輒見舛遺先哲有云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噫誠哉言也彼且云然况設聞陋識者乎其盤根錯節尚有望於畜德醇儒云于時歲次甲子泰定元年正月燈夕前一日謹書

資治通鑑綱目集覽正誤序

陳濟

按資治通鑑全書二百九十四卷惟胡三省音註優於諸家第篇帙浩繁人不易致故學者多讀綱目王行鄉集覽為綱目而作是以盛行於世惜其草率欠精繆疾為多如三家文右元表政君之類有誤初學非淺蚤歲閱習見有未當輒用他書考正無慮四百

有標舉而無註者闕其所不知固無足議亦為逐一考補久而成編至今三十年矣謂夫撫前人之短非謹厚者所為藏諸巾笥不以示人歷年既久重加修改義有所疑旁質同志索藁觀之時見與可力勸梓行亦不之許自念少好史學頗嘗究心每見集覽於綱目不易曉處當釋而不釋者尚多甚欲別為一書通載詳註而力衰目昏不能者筆深為沒齒之恨猶慮一旦溘先朝露姑掇舊藁大字淨書以遺兒輩習之非有隱於人楚齊失得徒貽當世譏議云耳永樂壬辰正月上日識

資治通鑑綱目書法序

揭傒斯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

以正百王之統以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人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為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為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

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以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遭宋訖錄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為此書幾三十年寸寸而較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烏乎後之覽是書者尚求其志哉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尹起莘

先正朱文公先生脩通鑑綱目觀其自序有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監戒昭萬目畢張而幾微著則知先正致力是書者其有補於世教甚不淺也又曰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又曰因述其指意條例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則知先正注意是書其有望於後人發揮而講明之者亦甚不淺也且夫先正書法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則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見若其變例則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潜在宋而書曰晉處士楊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呂后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紀其年武氏改號光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

是皆變文見意者也至於其間微詞奧義又有不可得而徧舉如陶侃以藩鎮入擊賊而必書溫嶠以陶侃峻褚淵以舊臣為司空而必書於齊王道成稱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書其爵五代馮道失節之人也而卒具其官凡此類殆未易察儻徒習其句讀而不究其指歸則先正書法之義隱矣此固鯁生所以妄意發明有不容自己者况是書之作其大經大法如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偽褒名節而黜佞邪貴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繫於三綱五常之大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先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者也昔孟軻氏以孔子作春秋與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者異事而同功切謂綱目之作其



有補於世教殆亦有得於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泯是烏可不講究而發揚之哉今茲所述止欲發明書法指意使之顯著而已其間亦有先儒已嘗議論者則不復述或雖已有議論而指意不同者則自以已意附見又有雖當發明而先後義例相類如一者亦不重舉求其大要不過如次雖未能貫通與旨然於其大義亦或畧見萬分之一世之君子儻因瞽言而不徒以史學視之亦足以無負於先正之志矣管見之愚如此幸毋誚其僭

資治通鑑綱目書法後序

賀善

先生既取綱目要領命善為之贊矣至是復曰夫子是書其筆削之精微正在變例又不可不知也然大要不過辨名分正綱目以示勸戒爾豈固取褒貶之權以自與哉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其志也因即書法而求之有遷北踰年而仍補書其六年者存中國也有始即王位而即大書元皇帝者予正統也或取它人子為太子則獨書太子即位而無名嫡也或立危病者為皇后則止書皇后崩而不氏惜母儀也立后書氏譏屬少則書其名曰劉娥而後江沈之分明立妃書氏譏欺人則書其名曰楊太真而後閨門之行飭將正太后以弒君則子生先書魏主之子而人知無二上矣將責嗣君以瀆倫則前朝先書以為才人而世知有三綱矣或殺人而書於殿內以譏其暴則刑人者必以義或棄賢而

書未入宮以譏其褊則退臣者必以禮非曰食不書晦朔甚殺臣之忍則特書十二月晦而淫虐止矣非星變不書晝夜志女寵之陰則特書萬年宮夜大水而惑溺懲矣謀反有主名而書曰霍氏謀反謂其舉族皆反也則亂畧知所戒討罪先渠魁而書曰討爾朱氏謂其舉族可誅也則逆黨自此孤或死之異地而書於陷城以明其節或爵於異代而書於始卒以予其忠不揜其名以勸賢則有以叔姪而一語兩書疏並列其罪以懲惡則有以父子而二語兩書劉兩國各兵而同書之以示謀人人亦謀之之譏兩國異事而不殊之以為忘憂憂必及之之戒若此類者不可勝舉皆變例也皆所以垂世教也嗚呼備矣非朱夫子其孰能脩之非先生

孰能明之抑嘗請於先生曰或者以是書為門人之作又或以為未脫藁之書何如曰皆非也胡不觀綱目篇端之自叙乎夫子固曰輒與同志取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隳括矣且如尚書集傳止曰訂定豈肯奪門人之名以為已作哉若以為未脫藁者則又不然夫子之脩綱目也書成之歲僅踰強仕非晚年之絕筆也是後二十八年修書者復九如詩傳易啓蒙通書解諸書皆在綱目已成後安有書未脫藁而遽及它書耶書未脫藁而可謂之通貫晚併如指諸掌耶即此二說可以渙然冰釋矣因誌於此以解議者之感至順壬申序

資治通鑑綱目後序

李方子

春秋魯史之舊名也編年魯史之舊制也策書魯史之舊文也夫子述而不作孰謂春秋為作曰其事則述其義則作本天道以正人事本王道以正伯圖嚴君臣辨內外懲惡而勸善其要歸於撥亂世反諸正筆則筆削則削非聖人孰能作之故春秋史也而謂之經自聖經孤行三家各以所聞為傳舛迕異同不能盡合於聖人之意學者病之然其大經大法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固非專門名家之流所能揜蔽之也粵自紀傳創興而編年之法廢細大不捐猥釀不綱而策書之法廢是非去取田其一隅之見不能不謬於聖人而懲勸之法又廢矣獨司馬公處史法廢隆之餘超然遠覽推本荀悅漢紀

以為資治通鑑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珠貫繩聯粲然可考而春秋編年之法始復其功可謂偉矣若策書之法公嘗著於稽古錄而不引之於此以相附近廣記備言曲暢旁通包括既衆前後相承若長江大河順流東趨雖欲盡為界限而莫可得蓋其詳固未易記識而其大要亦未易以槩率也至於帝曹魏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繫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與夫屈原四皓之見削楊雄荀爽之見取若以類其於春秋懲勸之法又若有未盡用者此子朱子綱目之所為作也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一年之內綱別其條一條之下採摭其要井井有條如指諸掌細故浮辭因就刊削至言確論復多增補簡而周詳而整綱倣春秋

而參取群史之良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至於大經大法則一本於聖人之述作使明君賢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決以合於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後世權謀術數利害苟且之私一毫無得參焉則是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也況於蕪策牘之制會文質之中不使孤行以啓後世異同之說其亦毫髮無遺恨矣或曰然則此書之作曷為不繼春秋麗澤先生呂公之為大事記也固接於獲麟且託始而述先幾齋君感興亦既言之矣今而不易何也曰事記之書用馬遷之法者也故續獲麟而無嫌綱目之書本春秋之旨者也故續獲麟而不可夫固各有當也自有史冊而有

春秋自有春秋而有通鑑有通鑑而有綱目其間蓋歆晚歲稍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焉者然其大經大法之所存是豈秦漢以後操觚執簡之士所能歷其庭而涉其級哉歲在庚午方子始獲傳此於嗣子寺正君而服膺焉試吏南來負以與俱會建安真侯德秀惠臨此邦暇日取而讀之喟然嘆曰大哉深乎信春秋以來未之有也為人君而通此書足以明德威之柄燭治亂之原為人臣而通此書足以守經事之正達變事之權蓋窮理致用之總會而萬世史筆之準繩規矩也慨郡計董董無乏乃與隱覈滲漏之餘財復求寺正君新校之本參定而錄諸木蓋將上裨乙夜之觀覽而下淑孳者之講明閱歲書成而侯易帥江右元戎將啓

行矣於是亟以告諸朝廷請上其板于成均以給四方之求且庶  
幾乎轉以上聞又俾方子書其所為刻之故方子固不得而辭也  
昔者竊聞之二程子倡明斯道以續絕學之傳其於史事若未數  
數然也然伯子讀漢書未嘗輒遺一字叔子每觀史至半必掩卷  
思其成敗其有不合又復深思研精若此豈有他哉李之全體大  
用固當無所不用其極也至於此書之成義正而法嚴辭嚴而旨  
深陶鎔歷代之偏駁會歸一理之純粹振麟經之墜緒垂懿範於  
將來蓋斯文之能事備矣使司馬公見之必將心滿意愜有起予  
之歎而王氏高談性命絕滅史李卒稔夷狄之禍君子所以深誅  
而不聽者也雖然五經備而後春秋作五經言其理春秋言其用

理未極於精微春秋未易學也子朱子首釋四書以示入道之要  
次及諸經而後可以讀此書焉學者必循序而學之然後本末兼  
該內外融貫其於學之全体大用儻庶幾乎苟不揣其本而齊其  
末不養其內而急其外遽以此書為先夫豈不足措之事業終不  
若体用兩全之為純且懿也故具論之而著書之凡例立言之異  
同又附列於其後使覽者得考焉嘉定己卯冬十月庚午謹書

通鑑綱目附釋序

宋濂

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為通  
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  
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

提要為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為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傳學如王文憲公栢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已所以尹起莘之著發明劉友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為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慎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省王幼學三家會粹羣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超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尚可畧之乎司馬遷

史記註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迄今猶本已也况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皦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為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貞元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于天佑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為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邪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邪孔君尚有以判定之庶幾為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耒為脩撰出以相示濂為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為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簸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以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

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為巨擘云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右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札命討皆原於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咨於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札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脩綱目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

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誠有得於筆削遺意後世之鑒誠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寬考異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讀徐君考證則渙然冰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弑帝必加進毒操懿進爵必加自為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大康十一年分註永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于以別嫡庶貴賤之分竇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劉曰貴妃兄于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董晉書宦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跋祿官南詔酋龍之卒皆以死書于以戒四夷

亂華之漸李沆珂必書養子又以著異姓絕嗣之危他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政討誅弒莫不注意而備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髮爽其君臣賢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机已瞭然于心目間學者自是無缺畧牴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有關於世教也哉

### 綱目之誤

周密

綱目一書其間不能無誤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渴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渴之訛耳綱目乃曰殺其從官六十人其誤甚矣尹起莘曰此朱子書法所尚且引孟子殺人

以擬與刃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其實則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

於後耳縉荒遊無時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其餘可知矣何必實

哉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又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

別書法所然均之弒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平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

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杖綱目云蕭摩訶子世在江南

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曰臣奏獄未決不敢乃釋之

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各將之子為人所逼

耳因赦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獄未

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

帝特赦之耳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即懷道云見其諫煬帝幸

西河文苑



江都上曰知不可諫何為克尊顯何亦不諫曰臣不從耳上曰若

拒諫何得免既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不可諫而猶立其目乃於

上言世克拒諫易其語曰然失其實矣綱目開元九年王都督刺

以後凡四條是年之末十二月辛驪山是歲諸王召還此非十亦

非十月事當依通鑑作是歲為是綱目德宗貞元監是年十一月甲

為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

### 皇明憲宗純皇帝御製資治通鑑綱目序

朕惟朱子通鑑綱目實備春秋經傳之體明天理正人倫褒善貶  
惡詞嚴而義精其有功於天下後世大矣顧傳刻歲久間有缺訛  
甚至書法與所著凡例提要或有不同是以後人疑焉有考異考

證之作兩存其說終莫能定朕嘗深求其故夫蓋凡例提要乃朱

子親筆以授門人使據之以成書及書既成再加筆削則隨事立

文時有小異而大体終不出乎勸懲之外豈可一一致疑其間昔

者五經同異賴漢宣帝命諸儒講論于石渠閣親稱制臨決然後

歸一朕於綱目斯有意焉特命儒臣重加考訂集諸善本證以凡

例缺者補之羨者去之事關大義若未踰年改元者依例正之至

若漢初紀年首冬惟景帝中後二年舊史誤列冬十月于歲終朱

子雖以傳疑而呂東萊大事記已考正於次年首矣此則宜從呂

氏其餘書法與凡例小異無大闕涉者悉仍其舊盡去考異考證

不使並傳所以免學者之疑成朱子筆削之志也考訂上呈具如

朕意綱目於是為完書矣於戲是書所載自周秦漢晉歷南北朝隋唐以及五季凡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明君良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疑事悖禮咸得以折衷焉俾後世為君為臣者因之以為鑒戒勸懲而存心施政胥由正道圖臻于善治其於名教豈小補哉然則是書誠足以繼先聖之春秋為後人之軌範不可不廣其傳也因命繕錄定本附以凡例并刻諸梓以傳爰序首簡俾讀者知所自云成化九年二月十六日

資治通鑑綱目序

張元禎

我木夫子通鑑綱目有汪克寬之考異徐昭文之考証王幼學之集覽陳濟之正誤劉友益之書法尹起莘之發明數編者建陽書

多刻綴於是書各卷之末今江西提學黃僉憲仲昭以是書便於披閱乃併錄於是書各條之下且具列其序述之意於首讀者一覽可知其大凡同寅汪僉憲舜民善之於是相與校讐以之惠學者而屬元禎為序惟數編皆有功於綱目集覽及正誤名物字義之輯雖間有不恪而甚省學者蒐檢之勞考異考証及書法發明其見互有不同其說各有所主考異考証一執夫子凡例以正變例之非謂變例多傳刻錯誤或強為傳會或即夫子未暇定嘗以為恨如黃勉齋李果齋之所云書法發明則深以是垂筆削精微全在變例皆有大閑涉存焉非若正例之義顯易見也之二說各有攸當凡例夫子自筆學者自當據之無疑但嘗考

之干譜與序例綱目於夫子諸所著述成之特蚤及觀屬趙幾緝  
緝之書內有衰朽殊甚之言則是書整頓晚歲猶未竟也殆凡例  
雖虫立編輯雖粗就而大開涉之筆削至晚歲乃定定之或猶有  
未念耳凡例多事之常其編輯固可屬之人筆削必事之變非夫  
子其孰能裁之二說蓋俱不可得而廢也善醫者不可無方亦不  
可樂以方善將者不可無法亦不可樂以法讀是書者不可無例  
亦不可樂以例誠能即夫子諸所著述本之以五經先之以四書  
精研通融而春秋可與語則是書意指瞭然諸說之得失不足辨  
矣敬以是復二君而為讀者告焉弘治丙辰二月甲子序

皇明憲宗純皇帝御製續資治通鑑綱目序

繼惟天地綱常之道載諸經古今治亂之蹟備諸史自昔帝王以  
人文化成天下未始不資於經史焉我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經四  
書輯成大全綱常之道粲然復明后有作者不可尚已朕祗承不  
緒潛心經訓服膺有年間閱歷代史書舛雜浩繁不可殫紀惟宋  
儒朱子因司馬氏資治通鑑著為綱目權度精切筆削謹嚴自周  
威烈王至於五季治亂之蹟瞭然如指諸掌蓋深有得於孔子春  
秋之心法者也展玩之餘回命儒臣重加校訂擬按頒行顧宋元  
二代之史迄無定本雖有長編續編之作然采擇不精是非頗謬  
槩以朱子書法未能盡合乃申勅儒臣發秘閣之藏籍參國史之  
本文一遵朱子凡例編纂二史俾上接通鑑綱目共為一書始於

宋建隆庚申終於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總二十有七卷名曰續資治通鑑綱目而凡誅亂討逆內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綱常亦庶幾得朱子之意而可以羽翼乎聖經仍命梓行嘉惠天下於戲人不考古無以證今觀是編者足以鑒前代之是非知後來之得失而因以勸於為善懲於為惡正道由是而明風俗以之而厚所謂以人文化成天下者有不在茲乎用述其槩冠於篇端以垂示無窮焉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表

商輅

資德大夫正治上鄉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

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臣萬安等茲者奉勅以

二史編纂續資治通鑑綱目今已成書謹用繕寫裝潢進呈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經以載道闡萬世之文明史以

輔經昭累朝之鑒戒東魯大聖刪述於前考亭大儒祖述於後以

春秋為經中之史而綱目寔史中之經嗣是以來諸家並作著宋

史者訖無定論撰元書者罔有折衷或雜於遼金而昧正統之歸

或成於草率而失繁簡之制或善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

弗公况其前后牴牾予奪乖謬衆說紛紜卒未有能會于一者是

誠有待於今日也天啓皇明誕膺景運我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

稽古右文既表章乎經書獨未遑於史鑑恭惟皇帝陛下睿知聰

明聖神文武重華協帝於昭不顯之誠五福錫民建用惟皇之極  
咨詢治道日御經筵謂經史垂訓雖殊道並行而不悖綱目傳舊  
而作詞愈約而益精爰因書法同異之疑嘗有儒臣校讎之命鉞  
之文梓賜諸廷臣嘉惠及于萬年文教敷於四海乃者載發九重  
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之盛衰法儒先之來鉞大開兩局筆  
札給自尚方務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搜羅剔抉存其信而傳其  
疑討論研靡詳其大而略其細惟趙宋自建隆之創業積而為慶  
曆之昇平迄熙豐之紛更馴以致靖康之禍亂比偏安於江左竟  
訖錄於海南其中命令之施紀綱之布國體安危之係民生休戚  
之關大書特書咸據往牒正例變例悉本成規彼契丹出自鮮卑

女直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虜割據於鄰壤亦為采摭其事附見  
於當時若胡元之主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  
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勢矧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  
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末紀天兵之征討實彰帝業之  
輝煌汎掃腥羶之風復還禮樂之俗謨邁三年鬼方之伐威加六  
月儼化之師此我太祖高皇帝再闢乾坤肇修人紀巍巍功德高  
五帝而冠百王者也臣輅等才不足以達經權之宜學不足以盡  
古今之變仰承隆命愧乏良史之三長俯竭微勞已見星霜之再  
易總以四百餘年之事粹成二十七卷之書上徹經緯少塵睿覽  
伏願正大綱舉萬目隆世道於亨嘉興教化淑人心保鴻圖於悠

史記 卷之三  
久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劉知幾史通

晁公武

晁氏曰唐劉知幾長安神龍間三為史官頗不得志乃以前代書史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掇其得失述作曲直分內外篇著為評議備載史策之要當時徐堅深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座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上讀而善之宋子京稱唐舊史之文猥醜不綱謂知幾工訶於古人而拙於用已觀以書知子京之論不誣

劉知幾傳

宋祁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從聽退輒

加疑歎曰書如嬰兒何急父尚其意許授左氏喻年遂進

羣史與兄知柔俱以苦學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腕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

史季  
久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劉知幾史通

晁公武

晁氏曰唐劉知幾長安神龍間三為史官頗不得志乃以前代書史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掇其得失述作曲直分內外篇著為評議備載史策之要當時徐堅深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座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上讀而善之宋子京稱唐舊史之文猥醜不綱謂知幾工訶於古人而拙於用已觀以書知子京之論不誣

劉知幾傳

宋祁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從聽退輒

所疑歎曰書如星元何急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進

羣史與兄知柔俱以苦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腕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

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常巨源紀昶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苟袁家自為政駮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頽面防請謁也今作者

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公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披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掌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



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於人  
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逵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  
醬詭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  
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  
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  
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  
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  
易傳請罷詔可會子既為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  
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

一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  
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楨榘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  
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  
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

讀史通

張唐英

劉知幾著史通二十卷徐堅曰居此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因求  
其書而觀之則知劉子之用心亦勤矣馳騁古今發摘歷代史氏  
之失雖班馬壽暉皆為輕重茲可尚矣至外篇惑經有未論著十  
二條始亦竊疑孔子於春秋有所疏略乃取春秋而審詳之則劉  
子乃好辨而不知春秋之旨不識聖人之心也劉子云齊鄙楚國

弒君各以疾遂比皆書卒而正鄉返不討賊家嫡藥不親嘗而棟  
 以惡名播諸末葉且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疑脂題  
 戮其所未諭者一也謂昭公九年圍弒其君郊敖而書曰楚子麇  
 卒哀公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僖公而書曰鄭伯髡頑卒哀公七年  
 齊人弒其君僖公而書曰齊侯陽生卒且彼三國雖弒其君而皆  
 以疾赴告故魯史因其赴告以為實而書之于策及孔子修春秋  
 若其事有可以為褒貶之法者則因其文而筆削以寄王法如無  
 足示法則因其策書傳疑傳信之文實書其事故他國以弒君告  
 者則書曰弒君他國以疾告者則書曰卒皆赴告策書之舊文也  
 及授與丘明作傳則俾徧觀諸國簡牘實書其事備其本末以成

其文至於盾不討賊止不嘗藥而以弒君父之罪加之者蓋弒子  
 之志也若為正鄉而不討賊是君之讎可得而觀望也若為不  
 而不嘗藥則父之疾不在乎服動就養也故書盾之弒以教天下  
 人臣之為忠書止之弒以教天下人子之為孝所謂原情而定罪  
 因罪以誅意故曰吾志在春秋彼親弒君父雖不書於經而傳能  
 備載其事其罪逆不在言而可知矣豈可謂躬為梟獍則漏網遺  
 名跡涉瓜李則疑脂題戮哉以此知劉子徒好辯而不知春秋之  
 旨矣其他事以類推之聖人之志皆顯然明白故不復辯學者當  
 自求之無惑劉子之異說可也

古史叙

蘇轍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為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晞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

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益以功利為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億之儒者留於度数而智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末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

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  
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  
明示末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  
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也而或又失之此古  
史之所為作也

予少好讀詩春秋皆為之集傳讀太史公書質之詩書左氏戰國  
策知其未能詳復而遽以為書亦欲正之而未暇也元豐中以罪  
謫高安五年不得調職雖賤且冗而予僚許以閒暇乃以其間終  
緝二傳刊正古史得七本紀十世家七列傳功未及究也七年九  
月得邑於歙明年至邑而病寒熱殆不能起病愈蒙恩召還為諫

官又明年改元元祐遂以愚闇進當要劇與聞國政而性弱才短  
日不遑給回視舊學常恐終身不能復就也九年三月始以罪黜  
守臨汝不數月復降守富春行至彭澤復以少府監分司南京而  
居高安往來之間凡十有一年太守柳君平年老更事憐予遠來  
其吏民亦知予疇昔之無害也相與安之於城東南陬得民居十  
數間葺而居之逾月而定借書於州學不足者求之諸生以續古  
史之缺明年三月而成凡六十卷蓋予十年所欲成就者俛仰而  
得堯舜三代之遺意太史公之所不喻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  
失成敗之迹太史公之所脫遺者於此而足非閒廢有所不暇者  
也時季子遜侍予細繹往牒知予去取之意舉為之注後世可考

馬紹聖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古史餘論

朱熹

朱子曰近世之言史者惟以書為近理其序言古帝王為善不為不善之意非近世論者所能及而論史遷以為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亦中其病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其曰帝王之道以無為宗萬物莫能嬰之以特以老子浮屠之意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也故其為言虛空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為用其曰管晏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與孔子知之而有隱孟子知之而未盡者皆何事耶若但曰以無為宗萬物莫能嬰之而已則數子之未知也不足恨而孔孟之所知吾恐其非以之謂也以皆義理之本原而不可失者秦漢以來史冊之言近理而可觀者莫如以書而其所以講磨詠誦者又有所未精是以雖既其文而未既其實雖聞其號而未燭厥理也

史論

何喬新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必屬一代之人故有唐虞之史臣而後有典謨之渾噩有孔子之大聖而後有春秋之謹嚴苟非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豈足以任其責哉與自麟經絕筆史學寥寥司馬遷易編年之法為紀傳之體上起軒轅下終漢武作史記百三十篇揚子雲稱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

謂之實錄如叙游俠之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差可謂辨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是辨而不華也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栗滌竹以至籍蒙鮑鮑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是質而不俚也上自黃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燕諸侯則採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楚漢春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為之執鞭其不虛美可知陳平之謀畧而不諱其盜嫂受金之姦張湯之薦賢而不畧其文深意思之酷其不隱惡可見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

羞貧賤以班固所以議其失也至固刪定史遷之書

之業起於高帝訖於王莽作漢書凡百卷范曄稱其不激

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如公孫弘矯飾之詭行則實其釣名之言

東方朔詼諧之詭談則鄙為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蓋質饒

之事主抗言而為狂瞽者也則以為邦之司直梅福之去官抗節

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

而及於臨邛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

堂聲色之樂則以為乖僻之箴此瞻而不穢也賈誼政事之書載

其萬言皆切於世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

而有體也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

直節述心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傳元所以譏其非也范曄之  
 作東漢書簡而且周疎而不漏筆勢縱放奇變不窮如兩都官制  
 之詳獨行逸民之傳蓋云備矣然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  
 論隗囂則詞多虛美傳方術則事多不經不免於後人之議焉他  
 如前悅省前漢之繁而為漢紀表宏剪後漢之穢而為編年體制  
 近古辭約事詳然既不逮夫左氏之富豔復不若史記之盛矣陳  
 壽之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有益風化文中子稱其依大義削異端  
 司馬公喜其叙事高簡而有法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淵及淳  
 於諸曹中則見高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  
 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然帝室之胄而以寇書之老嫗奸雄

而以帝系之以覓米之怨不立丁儀之列傳以父髡之恨不  
 葛之將畧不能道君子之譏焉其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蕭  
 續漢書皆以尊昭烈之正統而抑魏吳之僭號惜夫習氏之書亡  
 逸而常之史疎畧也晉史始有十八家之制作而成於唐臣之纂  
 錄然好採詭異語多駢駢駢駢晉之亡也且有鰲登三山鯨吞九服  
 之言即協夫歌詠之辭貶惠主之失御也且有溽暑之氣方聞淫  
 哇之音罕記即協夫表奏之語此其失也沈約之宋書號為博洽  
 乃載魏晉以來之事故不免失於限斷之譏蕭子顯之齊書喜自  
 馳騁尤多雕刻藻繪之變故不免其文益下之誚梁陳書撰於姚  
 思廉然言辭卑弱故學者罕所傳習也後魏書撰於魏收然褒貶

任情故時人號為穢史也

北齊書撰於李百

藥而雜採他書後周書撰於令狐德棻而多非實錄李延壽之南  
北史司馬公喜其叙事簡勁賢於正史但恨其不作志書使制度  
不見耳魏徵之隋書論者謂其不當載王邵袁克兩傳惟錄其詭  
辭妄說也唐書舊史則劉昫之所纂新史則歐陽脩宋祁之所修  
以李義甫許敬宗之奸邪而與長孫無忌同傳柳宗元劉禹錫之  
阿附而與韓愈同傳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所以先君子而後  
小人也劉蕡之鯁直而載之文苑陽城之卓異而槩之隱逸此舊  
史之失也新史易之所以取大節而棄小節也然委任不專體製  
不一故紀有差而傳不覺傳有誤而紀不知予奪無定論紀載無

所以未愜人之意也歐陽修作五代史立例

能暢事增而不贅其為論必以嗚呼發之蓋以亂世之  
言故致其慨嘆之意也觀其篇名曰家人傳則帝王正家之義見  
矣曰梁臣傳唐臣傳則忠臣不事二君之義昭矣曰死節傳則節  
義著矣曰一行傳則高尚見矣自謂夫子作春秋因亂世而寓治  
法予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則其托意亦甚高矣議者以為功  
不在馬遷之下又謂筆力馳騁無駁雜之說豈虛語哉司馬溫公  
復紀傳而為編年總歷代而為通鑑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為  
書二百九十四卷凡關國家之興衰係生民之休戚者罔不畢載  
刪述去取亦莫不有深意焉首書命三晉為諸侯所以明君臣之



分辨四皓為惠帝立黨制其父以明父子之義魯仲連射書聊城之事公則畧之而不書曹操分香賣履之微公則譏之以示貶謂褚遂良無譖劉洎之語謂陸贄無報竇叅之意韓休必不至德李林甫顏真卿必不至為賊草奏凜凜乎人道之大經其有關於風化也如此曹叅遵何之約束正以箴熙寧大臣變法之失賈山所言從諫拒諫正以譏熙寧大臣同己之非蘇秦縱橫談說本不足取也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利口之覆邦家也嗇夫之辨給馳騁亦不足取也公之深辨而不釋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無益也惓惓乎治道之要務其有益於政事也又如信夫為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秦漢以來所未有之書也惜夫帝曹魏而寇蜀

漢而朱梁而寇河東紀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屈平之不見取雄之反見稱未免後人之譏也若夫子朱子之作綱目也歲年有遠近詳書甲子以紀之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國統有離合特書正統以別之則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有始終興廢災祥沿革之正例者有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之變例者皆大書以提要則大綱槩舉而鑒戒昭矣有追原其始遂及其終者有詳陳其事備載其言者皆分註以備述則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發潛德之幽光誅奸諛於已死春秋之後一人而已自今觀之秦楚韓魏之僭王則別之使天下知僭偽之不得其正亦春秋誅吳楚之法也宋齊梁陳之分治則卑之使天下知傳授之不得其統亦春秋黜五伯

之義也衛貶號曰侯曰君豈非春秋嘉首止之意乎楊雄本仕於漢而曰莽大夫誅阿附也陶潛本歿於宋而曰晉徵士表貞節也書孟軻之去齊傷吾道之不行也貶仁傑以係周惡臣道之不立也漢史曰幸大學而改幸曰視雖天子必有師也唐史曰尚公主而更尚曰適雖貴當執婦道也然朱子之作是書豈出於私見臆說而已哉綱倣春秋而兼採衆史之長如書曹操之自立則仍范曄之文書常耿之討賊亦本范曄之意尊昭烈之正統則取習鑿齒之論也存中宗之紀年則本范太史之說也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論如書衛鞅之受禍則取胡氏之論書秦割地之和韓魏則本蘇氏之說述秦趙會于澠池則楊龜山之議也述張良誤中

以謀反而君臣之分明書劾里鉢之世襲而夷夏之禍兆尊先聖則書孔宜之官重道統則書周程之卒建炎之大書則法中宗紹晉之特筆祚興之紀年則見有宋天命之未絕然紀三皇則多詭異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建隆分注無異五代之君虛中之死不紀其謀金之節君子不能無憾焉蘇子由之古史所以正遷史之訛舛也遷紀首于黃帝而遺伏羲少昊古史則增之遷傳孔門弟子而畧琴牢陳亢古史則載之荆軻刺客之靡爾遷有不欺其志之美古史則辨之西門豹循吏之流也遷史抑於

滑稽之列古史則正之遷謂宰我從田常古史則訂其誤遷謂子貢變易五國古史則辨其非傳穰苴而不知考據之乖次古史則刪之而不存記虞鄉而不知履歷之先後古史則考之而不舛且其序首言聖人之於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芻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又有得於聖心馬章衡之編年通載始自唐虞訖于治平首國號廟謚以表元係日月以記事其書呂后稱制之年係之少帝黜則天擅政之號列之中宗者懼後世改元據位讎偽假真而失正也其書后妃世子之廢立者懼後世登廢黜冢狗愛滅公而失順也其書將相大臣之善惡者懼後世惡直謂正詭諛擅權而失任也其書夷狄君長之逆順者懼後世恃也

而失備也至如志災異以示戒去符瑞以防怠明平正終始皆所以權衡褒貶會成史法以便觀覽焉大抵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章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辭為不刊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戎夫楚之倚相此其下也昔劉子玄著史通四十一篇以商論前史之得失自遷固而下皆譏焉然觀其書可予者十有三四可貶者十有五六其譏前人之失謂司馬體失錄煩謂班固諳練該密謂項羽不當為本紀謂陳涉不當為世家其論確矣至自述作史之法乃欲撰都邑志於輿服之上撰方物志於食貨之首增氏族志於百官之下增方言志於藝文之外不

亦贅乎其言曰作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史通一書貫穿古今不可謂無學矣三為史官再入東觀不可謂無才矣疑古惑經之類得非識有所不足耶有志於汗青者宜戒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第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昏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難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約事詳

大行於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家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于寶習鑿齒以下為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三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誣淫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

尚西漢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案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為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怨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為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怨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

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難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怨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勲美德褒替流於萬世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誣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為英宗皇帝侍講受詔脩歷代君臣事迹怨蒙辟寘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

公曰周平王以未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褊狷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遙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黃帝而包犧神農闕漏不錄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古當闕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末命三晉為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為前紀 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廷為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

比也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為之熙寧九年知樞密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癰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羲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虜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創

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祿為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婦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為外紀焉佗日書成公為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皇王大紀

胡宏

陳氏曰胡仁仲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一卷自盤古至帝嚳年不可攷信姑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歷起甲辰始著年紀傳采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然或取莊周寓言以為實及叙遠古之初終於無徵不信云爾

進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焘

淳熙九年知遂寧府李焘上言臣累次進所為續資治通鑑長編今重別寫進共九百八十卷計六百四冊其脩換事總為目一十卷又緣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為九百八十卷之間文字繁多本末頗難立見畧存梗槩庶易檢尋今創為建隆至靖康舉要六十八卷并卷總目共五卷已上四種通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冊投進者紀一祖八宗之盛德至善家寧止於百篇駁九朝三世之各見殊聞事或傳於兩說惟折諸聖迺得其真臣網羅收拾垂四十年綴葺穿聯踰一千卷抵牾何敢自保精力幾盡此書非仰託大君之品題俱難逃乎衆人之耳目漢孝宣稱制決疑故事最高於甘露我神考錫名冠序治鑑莫毀於元符豫席恩言比

迹先正臣死且不朽乾道六年奉旨降付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七十六冊秘書省令依通鑑帙樣繕寫進納

通鑑續編序

張紳

甚矣史學之難也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則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為言不有以補乎經則不足以為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書其體本乎書司馬公之書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詩外傳演詩邵子經世書演易亦可謂傑出矣然史遷之書其法言名論散在書志與左氏相頡頏而經世之學可以羽翼六經者則又非諸子之敢也宋寶祐進士秘監知台州陳公子微晚

三明山中以史學名著歷代統紀傳於家至孫極字子經始推其志上叙盤古三皇五帝之槩以冠夫司馬氏之書之首下述遼金與宋之詳以續司馬氏之書之後所以合史漢通鑑外紀前編諸書為一家使觀者自開闢以至宋末數千載之事一覽無遺述史者未有若是之詳且盡者其續可謂勞矣至正壬辰余居廣陵始識子經於逆旅主人蕭條一室度木榻北牖下書滿案字若蠅皆手親書子經佔畢其中率然膏以繼晷汲汲乎若有求而弗得也翕翕乎若有失而弗知所求也後余避兵齊魯與子經相失十年當辛丑之十月復會吳中而其書造成因得詳觀焉其凡以為宋自建隆至太平興國四年無異於五代故但以甲子書四年已



後方繫之統以比漢唐遼金繫年宋統之下以比吳魏之於蜀數簡之中大義凜然其統承司馬氏之補遺也而不敢自謂之補遺書法紫陽先生之綱目也而不敢自擬於綱目故題之曰通鑑續編其体盖亦本於春秋者因憶曩時朝廷纂修三史一時士論雖知宋為正統物議以宋勝國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統論推明脩端之言欲以遼為北史金亦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其言專其論力朝廷亦未之從而卒為三國立史正統卒不能定至今大夫士雖以為憊然終未有能持至當一定之論以驅天下百世之惑者愚嘗竊謂李唐篡而朱梁與郭周篡而趙宋立趙宋滅而本朝混一則本朝所繼者趙宋之

統也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則遼金與宋輕重可見矣或曰本朝繼趙宋之統矣宋承五代之統乎曰宋篡周周篡漢漢代晉晉篡後唐後唐滅梁梁篡唐斯時遼金角立北方天下幅裂五代不得為統也或曰然則宋承遼金之統乎曰遼承梁篡而起於北方不過保有燕雲金雖破遼克宋而建炎中興人心未厭遼金而不得為統也或曰然則宋繼何統乎曰宋繼唐統者也唐正統也唐以下遼金為北史五代為南史斯時為無統至宋太平興國四年滅漢之後天下混一斯時為有統亦猶晉之後南北為無統至隋唐而為有統耳故唐之有遼猶晉之有元魏也唐之有五代猶晉之有宋齊梁陳也唐之統中絕而至宋猶晉之統中絕而至隋唐也

然則宋之統所謂跨五代軼遼金而齊漢唐者也子經之書自唐興國四年而後有統蓋得其說矣是可以驅天下百世之惑矣但恨子經不與史事於當時不得持以論於朝而使三史有憾於後也雖然子經之書得與三史並行於世亦可謂無愧於心矣書廿四卷盤古至高辛為一卷契丹建國之始合五代為一卷宋為二十二卷齊郡張紳為之叙至正廿二年歲次壬寅二月既望叢桂堂書

論通鑑續編

楊士奇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冊四明陳桎子經著刻板今在蘇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為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為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

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義農以前遺書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桎嘗為之舉要固主履詳之說矣而復著以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倩玉亦著以書木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留在永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通鑑紀事本末叙

楊萬里

初予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

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憇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究而櫛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体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

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為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知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觀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惜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閭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叙

跋通鑑紀事本末

朱熹

古史之体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

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備哉書乎自漢以來未有始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六部居間

日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同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也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為之撫卷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書於雲谷之晦菴

大事記解題通釋

陳氏

陳氏曰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撰自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輯而廣之雖上接獲麟而書法則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解題者畧具本末或附以已意多所發明通釋者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議論初意欲起春秋接于五代僅及漢武征和三年而止東萊年方

強仕而得末疾平生論著大抵經始爾未及成如讀詩記書說是  
已是書之作當淳熙七年又二年而沒使天假之年所傳於世者  
寧止是哉

大事記後記

王禕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  
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  
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為是書務存  
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為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  
見于各條之下雖云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  
間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躋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大事記續編

俞恂 潘璋

忠文公念妾為呂子鄉邦而今傳其學者獨絕奮然思紹其遺緒  
觀呂東萊大事記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絕筆漢武帝征和三年  
僅四百五十一年而止公遂繼自征和四年訖宋德祐二年計一  
千三百六十五年仰惟忠文公學術文章傳播當時孤忠偉節照  
耀簡冊矧是書之作書法精審議論剴切視古作者無愧雖欲不  
傳得乎覽者宜自見焉

跋大事記續編

何喬新

大事記續編凡七十七卷翰林待制華王公子充所著 公與宋  
學士景濂皆以文章學術顯于國初同典制誥後奉使南詔諭元

宗室梁王把都不屈死之蓋公與宋公皆黃文獻公晉卿之門人  
齊驅藝苑世無異論然嘗考之宋公之文雄渾瞻麗自蘇長公後  
鮮能及之公之文大抵好模擬甚者剽前人之成說非宋公自成  
一家言者比至其學術亦有不同金李純甫著明道集說以孔孟  
老莊並稱宋公譏其偏駁是矣公序其書乃以豪傑之士稱之又  
何所見邪其著此書蓋以續東萊呂公所未就者也然東萊作大  
事記在朱子通鑑綱目未作之先綱目盛行于時此書不可作也  
其間予奪褒貶又與綱目大不合者綱目以昭烈紹漢統章武記  
年直接建安此萬世不易之論也此書顧謂抑揚太過乃用無統  
之類例以漢與魏吳並從分註不從朱子而取陳壽裴松之之說

可乎不可乎綱目出武后之號紀中宗之年每歲書帝之所在蓋  
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也此書乃以武后紀年則所謂秉筆迷至  
公者豈獨歐陽子哉李克用父子在唐雖未為純臣然唐亡猶稱  
天祐年號以討賊為辭名義甚正故綱目紀年先晉而後梁是迺  
春秋存紀存陳之義也此書乃先梁而後晉不幾於獎篡乎夫學  
如朱子著述如綱目亦可以止矣而公此書乃故為異同豈好奇  
之過邪公在建文間以近臣言其死節特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永  
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革去無敢復稱其贈謚者正統六年義  
烏承廬陵劉傑以公死節請加卹典乃贈翰林學士謚忠文云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未起甲辰為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

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為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世史正綱序

丘濬

世史正綱曷為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曷取焉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子之筆將奚用此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

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  
已細與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而統與否不暇計也然則所可  
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婉則難知有學者之書顯而直直則  
易見愚為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聞粗知文  
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  
之地則夫賢人婉而正之書亦可由以而得之矣然其宏綱大旨  
要在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華夷之分其  
界限在疆域華<sub>夷</sub>正也華不華夷不夷則人類淆世不可以不  
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  
人紀隳國不可以不立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

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  
以持世而一歸於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  
敢以亂華禽獸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  
之心其或在於乎蓋以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之所以生生者  
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夷狄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  
命一人以為君以為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脩政以安人生然必  
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為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  
誰歟夷狄也禽獸也為生人主必壞夷狄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  
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  
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為此者非君之自



為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受天命者必奉天  
馬奉天者必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  
必謹夫象緯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凡  
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  
無非以為民而已為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  
君於此豈能以其獨力為之哉亦由夫大小內外之臣以為之腹  
心股肱耳目爪牙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  
階級相承氣脉相通各盡職以釐庶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死其  
杜稷臣必死其職事華必統夫夷夷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  
夫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

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言  
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為天吏決  
不可與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於元可  
柰向非濟天經決不可用權宜之策天冠地履之分必嚴水木本  
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  
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必不可以  
與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桓位  
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  
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至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

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必安以正名以此定位既定位必端其本由是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有別昆弟有序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戚屬莫不於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本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夷狄衛乎邊各正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為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豕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夫然後人君中天地而立為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為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是書始嬴秦庚辰之歲滅六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掃于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楷書卷端以示夫當世與後世之賢人君子

左編序

唐順之

左編者為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

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為諸儒傳經生  
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  
可則深處岩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徃徃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  
以無用為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  
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  
之東方之誣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丘子明之卜筮壽之畫與  
巫蠱之禍則其為奸不可窮詰其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  
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記  
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  
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為左編附云

與姜翁儀辨續編宋史

陳桎

桎學因病廢為時輩所棄捐久矣執事獨不賜斥絕每見輒相與  
論辨其著述言無隱情僕豈得不心服哉唯今所惠書議宋史事  
則與鄙見不類蓋此一事講之胷中質之大義非一日矣自以為  
無可復論者故於令子之還略道所以而不欲作答以招好事者  
之云云嗣音復來勢不可已但謹條陳于來書之下幸靜觀深思  
倘終以為疑尚當相見盡之期於義當乃已加察加察來書云天  
下有常有變世道日衰變者多而常者少處變而不失其常唯聖  
人能之自餘其常者不能盡况處變乎此節不能深曉既云聖人  
能處其變則未至於聖人者唯當守常今僕以常法立教而執事

乃欲以變易之何哉夫聖人作春秋以誅亂臣垂後戒故加趙盾  
殺其君之罪以志盾當國而不能討罪之義愚因竊取加宋太祖  
篡周之罪以明太祖為主將不能馭衆以致變之形若宋之臣子  
而作宋史爲之諱可也尊春秋之旨以續綱目之書則不得徇流  
俗之見以詘大義矣苟計其後功而泯其前惡則君臣之防不亦  
壞乎尚何垂誡之有此愚前日所以有富人沒而群隸竊其室之  
譬執事聞而是之豈非其詞直而義正故耶來書云君臣之分天  
下之大閑也不幸而遇桀紂湯武雖爲臣不忍坐視其民而不救  
故放之誅之處君臣之變矣聖人終不敢以湯武爲篡弑矣而以  
爲應天順人豈聖人不欲垂世立教以正君臣之分乎論者必曰

桀紂有大惡故湯武得以伐之桀紂之惡討之誠是也而微子箕  
子之賢武王可不立而輔之哉正以湯武之心順天而處故能變  
而不失其常君臣之分天下之大閑執事知其說則愚可以言矣  
桀紂之位固天下之君也其行則天下之罪人也湯武順人心以  
奉天討理勢之不得已者也亦聖人之不幸也桀紂之後非湯武  
之仁不足以安天下之心固因而君之此順天下之所欲而不容  
已者也非常道也故成湯親處之而有慙德孔子論之以至德稱  
文王其義可見矣使孔子作春秋始自虞唐則其書湯武必不與  
舜禹同詞湯武尚然况後世之臣無其德而乘時竊據者耶此愚  
於宋太祖之有天下其筆墨法與郭威同蓋修天下之大閑於紀綱

大壞之後不得不爾也來書云凡本非有得天之心而有功於天下者其書法不得不與之此論湯武或可笑論宋太祖則非也周世宗無桀紂之行不幸而殂寡妻幼子雖不能治天下使得大臣若周公霍光者則恭帝不失為成王昭帝周祚豈遽移於他人哉今宋太祖初無湯武之德不過善戰驟顯將校知其能而天下未受其賜從何而有得天下之心至於陳橋之變既知慙負天地而不能殺身以成仁因而篡國湯武之心果如是耶若以為推戴出於衆人而與之則後大將握重兵一旦為下所推皆有得藉口而免誅矣豈春秋之旨哉故愚以謂太祖之得國以篡而治以仁功罪不以相掩可也來書云綱目於篡竊之際嚴矣而皆著其漸若

王莽之居攝曹操之警蹕司馬劉裕莫不皆然至郭威於漢乾祐二年書郭威以自文珂為西京留守又書威請加恩將相則威固不待澶淵州之變而已收天下之心矣至於書威反而曰殺其主承祐承祐雖欲殺威而威之主也今不曰弑而曰殺故下書自立而還明年復書郭威稱皇帝則其書法輕重之間而威與承祐兩有罪矣今太祖於周顯德三年書兼殿前都指揮使六年世宗獲點檢為天子之讖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疑之六月因以太祖代永德而是月世宗殂明年遽有陳橋之變則太祖即位之事若與郭威同而威之專權大與太祖異今云自立而還又見其稱帝則柴宗訓無劉承祐之罪而太祖甚於郭威之惡矣此論其人之處

心則是而斷其罪之成案則非假有謀故殺人者其一人本惡人也待時而後發其一人亦善人也乘勢而即發有司者還原其人之善惡及論其漸與否而輕重施罪耶還以其所犯同而咸當以大辟之律耶郭威之篡漢固有漸而太祖之篡周則乘勢心雖不同而事則無異又可以小節而末減其大惡哉且郭威之屢書於綱目非唯著郭威篡竊之漸亦以咎漢主之失道若夫周世宗之待太祖與漢異不以太祖長者無反側之虞而然哉太祖不深念此乃遽篡有其國非唯得罪於天下得不負世宗待之之意乎若緣情斷罪則太祖之惡與郭威同固無疑者復何多論哉愚今以太祖書自立而繼以稱帝而悉與威同為其事同也執事不熟觀而

見周之有國前後九載既無積德累仁之基而復使幼君臨之其名藩悍將必不能束手聽命以効忠順其為悖亂又不知其底止也此因其後功而欲蓋其前愆觀其已然而臆其未然非至論也五代亂極固當治矣周之不當天命亦已見矣但君臣之大閑所以示後世不可不謹若以後功遂廢大義不講焉君子不取夫太祖固有君天下之德又有天命之臨然在周則臣子也以臣子而篡君罪之不容誅者若復予之則後之人德政之美未可期而君臣之分已先壞此愚所以痛心不避流俗之議而執此筆又豈獨

為周哉來書云人心之所歸天命之所與人若不從雖以項羽之暴戾王莽之殺戮不能使之強從也人心之所歸雖以太王劉備之却之而不能使之去也此亦偏於太祖之論也當時天命之在太祖者雖不可知而人心之歸太祖者其跡未著使太祖自陳橋還汴之民明於君臣之義從韓通而討之其事未可知也唯其民人習於五代之易主而周主之所待者禁旅而已韓通既不克倡大義而禁旅之將又皆黨於太祖故范質王溥無如之何而下拜耳尚何太王劉備之得比哉來書云陳橋之變慕容延釗石守信等皆與太祖比肩而願相推戴非天其誰能使之乎况春秋之法為賢者諱自唐三百餘年而始有太祖卒能削平僭亂以開太平

之治固不可以執一論也若必以此為重訓則彼之無太祖之功德而欲效之者天下將共誅之又何待於吾之訓哉故愚以為宜審於輕重而約其中以定其制陳橋之變正其比肩利於富貴而為之以為今日若此安知他日之不相及耶固非真有為天下之心而推誠以奉之之意也唯其太祖既立行事不與五代同君臣之志始定而宋之享國亦久矣愚非不美太祖之後功而欲加以篡竊之名特以其罪不可掩使後世之欲倣效之者知懼焉耳若如執事之言而予之則天人之誅未可必而凡為君者將何以自安於群臣之上哉春秋為賢者諱之義恐不如此幸詳思之來書云正統之說綱目於秦漢隋唐有其例矣而其說有二有實有名

何謂實天下為一莫有間之雖得之不以正不得以正統予之者秦隋是也何謂名天下分裂而正統所在子孫猶有繼其統而不能不以正統予之者蜀漢東晉是也今宋之興朱子雖有河東既下為統之言蓋統言天下之勢如此爾使朱子生今日而當筆削之任則必有以處之而亦不止於此一言而遽使太祖下從列國之制也且以河東既下纔為正統是以其地言也如以地則幽薊等十有八州皆自古帝王之所傳而為遼有之亦必待夫盡取燕薊而始曰正統乎若止以中原為正統則不必待河東然後為正也宋太祖之有國不異於郭威威不得為正統則太祖亦不得為之矣北漢之立國亦無甚異於五代無異於五代則其國之存

亡中國不得不紀之矣此朱子所有河東既下為正統之言後世當遵守之者北漢滅而中國一中國一則宋不名辭其正統矣中國未一而欲予之以正統公議所不許也比漢雖小乃江陵之梁而非梁師都之比也使朱子而在則太祖之得國決不殊其筆於郭威河東之未滅必不以正統予之太祖賢者之議始末一致豈若後人無執一之見者哉太祖創業而正統與之太宗者俟其名實全也至於幽薊未復之論則益頗矣楚嘗滅陳遷許夷狄嘗居於伊洛而變夷之名春秋外之之辭未嘗不嚴也彼契丹者安得比數於中國哉來書云南渡之統固與東晉同矣然以其實則其地無有也所與者名耳今使祖實有其地下從列國之制孫有其名而及得以帝制臨之雖曰晉隋有統



之始而司馬炎楊堅皆得臨以帝制今太祖以三百餘年開基之主而不得一稱曰帝曰崩又豈可純以五代之法處之也南渡之為正統同於東晉之例其例之大小不必復論也太祖之不得與晉武隋文比而終同於五代之君者實未有也實未有而欲計其功而預予之傳信之筆所不能強也來書云向使河東終宋之世不能下而遂使宋俱為列國乎此必然之理又何疑焉來書云因北漢契丹入寇周命趙匡胤帥師禦之壬寅師次陳橋癸卯某自陳橋還受周禪稱皇帝國號宋奉周主為鄭王此亦唐王淵稱皇帝之例而書法微婉庶幾合於據事直書其義自見之法雖不言其自立而其迹亦不可掩今續編書曰北漢及遼伐周周使趙匡

胤帥師禦之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趙匡胤稱皇帝廢周主為鄭王國號宋北漢之伐周朱子書之以正其始其後書寇者以其不能以大義致討而肆虐於邊壤之地耳初不罪其討也愚今復書曰伐所以正綱目之終也若曰入寇則是夷漢而中國周矣上書禦之繼書自陳橋還受周禪而又云稱皇帝則禪與篡而不明矣既取其國據其位降封為王而復曰奉奉者下事上之詞豈有自天子而下降為諸侯而可謂之奉哉桎今之書則曰北漢及遼伐周所以許漢之討也周使趙匡胤帥師禦之所以著其受禪之重也至陳橋自立而還所以明其乘勢而竊發也趙匡胤稱皇帝所以誅其心也廢周主為鄭王所以志其篡也國號宋所以成其奸也

豈不明且簡哉彼之罪既不可泯則直書以垂訓正春秋之旨執事何疑焉



